



◎ 董炳新 林衡夫著

血 記



THE WORKER'S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

珍郵滅血記



董炳新 林衡夫 著



珍邮溅血记

董炳新 林衡夫 著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：河北固安印刷厂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

字 数：151000

印 张：9.125

印 数：1—11056册

版 次：1991年9月第1版

1991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5008-0835-6/I·197

定 价：3.80 元

3.90

珍邮贱血记

(1) 猝死街头

刑侦科长李泰柏正在赶写一份公安预审的结论，以便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。十个年头，李泰柏侦处的案卷堆起来也该有半人高了，如果这些卷宗都能出版，他也该是个不小的作家了。

嘀铃铃——

“喂！”

“你是公安局吗？”一个年轻女人急促的声音。

“是啊，你说吧！”

“我是市一医院，一小时前，两个纠察队的老头用三轮车送来一个急诊病人，抬进急诊室就已经没有呼吸

没有心跳了，抢救无效。死的症状有点奇怪，不像死于心肌梗塞，也不像脑溢血……我觉得该向你们反映一下，是不是请你们派人来一下……”

“好好！我们马上来。请问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宗，急诊室医生。噢，还有，最好请你们带一位法医来。”

李泰柏放下电话，赌气似地把未完成的报告塞进抽斗，下意识地朝走廊外叫了一声：

“小杜！”

喊完后才想到杜博参加全省公检法系统的百科知识竞赛去了，不由一笑自嘲。人的习惯一旦养成，便会超越意识。他只要一听到有案情总是下意识地先叫一声“小杜！”，如同古代的皇帝老儿闻鼙鼓而思良将。

（2）身份难断

法医的初步鉴定与年轻的宗医师的看法基本吻合，死者不像是死于某种突发性的疾病，相反，中毒死亡的可能性很大。由于天气炎热异常，尸体的变化很快，他们当即采取措施：将尸体移送公安局。

李泰柏还是熬不住给他的助手杜博打了电话。小杜接到电话就从厅里的集训队归来。

“竞技状态如何？”

“还可以。”

“打入第二轮了？”

“进入半决赛了。”

李泰柏用他肉鼓鼓的拳头当胸捣了杜博一下。

“不愧是杜博士，到底是百科全书！给我们市局争了光。”

“别笑得太早了，还有两关呢。攀登珠穆朗玛峰最难的还是最后几百米。”

“相信你能力克群雄，独占鳌头。”

“借科长的吉言——把我传来不会是单单为我打气吧？”

“反应灵敏，不超过三秒钟。”李泰柏又给了助手一拳。“买卖又来了——淡季不淡啊。”

李泰柏打开一瓶汽水，给杜博倒一杯，其余倒进自己杯里。

“死者的身上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。他上身穿真丝短袖衬衣，下身是西短裤。上衣口袋仅有一张5分车票。查了，是51路的。售票员的红笔勾得不很准，可能是武林门上车，也可能是延安新村上车的。估计是湖滨下的车。因为两位治安纠察是在仁和路一家杂货店门口将死者抬上三轮车的。死者身上无任何证件。有一串钥匙，共九只，其中有一只像是保险柜的钥匙。死者是银行职员或单位出

纳？都不太像。死者戴副相当贵昂的金丝边眼镜，年约五十出头，已谢顶，稀疏的头发由左向右梳理得很仔细，涂了发蜡，是有教养有身份的人物。很可能他家里有私人保险柜。”

“家里有保险柜可不是一般人家了。”

“是的。他没有月票，是骑自行车上班？或者单位离家很近？”

“不会坐小汽车吗？”

“你说他是领导干部？不会，上班时间，又是这么热的天，能用小车的话一般不会去挤公共汽车的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

“怪的是，他的衣袋里揣着个小集邮册，你看——”

两人小心翼翼地翻看一个缎面的精致袖珍邮册，扉页处插着一只发亮的金属镊子。册里插有一只盛邮票的透明小纸袋，空的。另有两枚未使用过的八分邮票。

“国际和平年纪念邮票。上月刚发行的。”杜博用镊子镊起两枚上下相连的邮票仔细观察。又小心地插回邮册。却未放下那只小镊子，翻来覆去地把玩。

“哈，这只镊子是银镍合金的，怕是比你我年岁加起来还大，而且出勤率很高。你看，柄部的棱

角都让主人的手摩圆了。”

“看来死者是个集邮爱好者。”

“可能不仅仅是一般的爱好者呢。”

(3) 现场踏勘

仁和路爱民杂货店。

小杂货店有两名售货员：一位老阿姨，一位姑娘。

老阿姨说：“我看见那个人时，他已经走近柜台了。我以为他要买香烟。他弯着腰，手捂胸口，好像在摸摸索索掏钞票，最后只取出五分硬币，我才晓得他是要用公用电话。这时候我看到他满头满脸的汗，天再热也不会有这么多汗啊，面孔煞白煞白。我说，同志，你是怎么啦？他说，痛，痛……他刚抓起电话听筒，没顾得上拨号，就倒了下去……”

李泰柏问，“没有听说他要给哪里打电话？”

“没有，我想是给医院打电话吧？”

姑娘定定地盯着杜博的脸：“我看到这个人是从延安路方向过来的，时间是12点40分。”

杜博插言：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，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”

姑娘说：“我们是12点半换班吃饭，时候到了，换班的人没来，我不时朝延安路方向望，那人

走近柜台的时候，我看过表。”

“他倒地以后说过什么话没有？”李泰柏问。他发现那姑娘的目光没有离开过杜博的俊脸，心里暗笑：和姑娘们打交道，小伙子的优势是明显的。

“没有，只是哎哟哎哟呻唤。我们两个真正是吓傻了，忙去叫纠察队。纠察队的两个老师傅说是脑充血，踏部三轮车把他送到医院去了。”

“谢谢，以后说不定还要来麻烦你们的。”杜博也感觉到了姑娘的目光火辣辣的。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姑娘突然勇敢地发问：

“同志，你就是电视上参加百科知识竞赛的那个人吧？喔哟，你的知识可真丰富！脑瓜子真灵！哪天决赛啊？”

“8月初，时间还没定。”小杜的脸霎时绯红。

“祝你夺冠！”

“谢谢。”

返回的路上，李泰柏拍拍杜博的肩膀笑着调侃：“杜博士，那姑娘对你有意思了呢。”

“好我的大科长，这种时候还有心开玩笑！”

李泰柏搂搂杜博的肩，换了另一种关切的口吻：

“这几天没见小叶来，你们的事到底进展到何种程度了？”

杜博的口气有些沉重：“毫无进展。”

“不战不和不行啊。”

(4) 无人认领

杭州市电视台，云鬓高卷的女播音员声调刻板。

“……今日中午一时左右，本市延安路仁和站附近，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猝死途中，年龄约50上下，身高1米65，体重68公斤，戴金丝边眼镜，谢顶……请其家人、工作单位或其他知情人速与市公安局联系。”

下班之前，李泰柏已向值班人员作了交待，如有关于死者的消息，立即与他通话。

这会儿，他眼睛在盯着女播音员翕动的嘴，思想却在那件案子上盘旋。

化验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从死者的唾液及胃液里发现一种慢性剧毒物，系中药，学名称青冰。这种剧毒物只要0.05克入人体后即可致死，其致毒特点是，随饮料进入胃液后约四十分钟发作，腹痛，全身痉挛，几分钟内心脏麻痹，呼吸停止。

化验报告还指出，死者未用午餐。晨7时左右用早餐：未加糖的牛奶，烧饼油条。停留在胃部的其他食物唯有桔子汽水——系杭州汽水厂产的鲜桔

汽水。

看来，毒物是在桔子汽水中饮服的，而且饮服时间就在死者上51路电车之前。也就是说，他饮服了掺了青冰的桔子汽水之后马上就上了电车。可以这样推断：除非是自杀，否则凶手作案只能是在武林门及延安新村附近。让死者服用含毒汽水后，当即把他送上电车。

死者的早餐组成到像是个匆匆赶着上班的忙碌人物，或者是没有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妇偶尔不在。死者在12时许尚未用午餐，是那位加害他的“朋友”未挽留他？还是他急于赶回去吃中饭？死者的家很可能在湖滨一带，可为什么家里人到现在还不来寻找呢？莫非是个鳏夫？

不知何时，荧屏上一位公安人员已代替了女播音员，该人穿着和他一样的白制服，大盖帽，只是浓眉大眼样子比他英俊得多，那位同行紧锁着眉头，为破一件一目了然的案子苦苦冥想——逢着电视上放映这种笨拙的侦破片，李泰柏总是不忍多看，为他的木偶似的同行和牵线的编导们的虚假羞得满面通红。

杭州台向他“再见”，拨到中央台，中央台也跟他“拜拜”了。妻奇怪丈夫今天怎么对电视发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，不晓得他是在等电话。

11点30分，李泰柏拍了叮在大腿上的一只蚊子

说：

“睡吧！”

(5) 珍邮被盗

7月13日一天眼睁睁在等待中过去，那个不明身份的死者，倒像是位天外来客。

这时，杜博汗涔涔地跑上楼来：

“有人报警，保险柜被盗，丢失大量珍贵邮票！”

“邮票！”李泰柏马上想到那个袖珍邮册。怪了，接连发生的案件都与邮票沾边。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湖滨路。”

“马上出发！”

涌金门附近一处小洋房。这种房子八成是落实政策归还原主的。楼前有庭院，典雅清幽。一位中年妇女满面惊慌迎上前来。

“同志，你们是公安局的吧？不得了，我家的保险柜被盗了，所有的珍贵邮票被洗劫一空……”

“别紧张别紧张，慢慢说。”李泰柏劝慰着。

一楼是客厅。看得出这栋楼系独家居住，人口不多。

现场在二楼。木楼梯油漆一新，可踏上去难免

咯吱咯吱呻吟，诉说这小楼的古老悠远。

二楼一间寝室，一间书房。女主人将他们领进书房。他们走进了邮票王国。

书房西壁挂着长卷彩印的《世界珍贵邮票集锦》挂历，南面临窗壁上著名书法家陈孟周书写的横幅“邮识超群”。一盏四头金色吊灯悬在正中，方桌玻璃板下压着猴、鸡、狗的生肖属相邮票。左边一张式样古朴的大写字台，玻璃板下又是彩色复制的“梅兰芳舞台艺术”、“红楼梦”、“山茶花”等小型张邮票，案头堆得高高的是各色集邮册和各种集邮书籍杂志。最引人注目的是红木镜框里的一张奖状。

感 谢 状

白玉山先生将他收藏的解放区邮票
252枚献给国家，他的爱国热情和高尚的
集邮情操，堪称邮界楷模。谨此表示
衷心的感谢。

国家历史博物馆 1979年5月

保险柜放置于内侧墙角。李泰柏和杜博小心地接近保险柜。这是一种现已少见的老式保险柜，容积不超过0.5立方米，棕色的油漆多处剥落，柜门下沿依稀可辨“上海广兴洋行制造”的字样。这种保险柜虽无现代的数字控制和报警系统，但其牢固程度却非当今产品可比。

“我叫史丽萍。”女主人三十五六岁，化妆穿戴入时，落落大方，“我在国际旅行社工作。前天，11日，我去宁波舟山出差。一个小时前回到家，发现书房的窗户开着，窗帘也未拉拢，我去关窗，发现窗玻璃碎了一块，像有人越窗而入，我看保险柜——”

保险柜锁舌部位的门和框边上，有明显冲击电钻钻凿痕迹。拉开柜门，可见锁舌被锉断的不规则断面。杜博伸手于柜脚一摸，手指上沾了些许金属粉末。他向李泰柏使个眼色，李泰柏也报以会意的眼神。多么熟悉的作案手法！——先用电焊枪穿一个洞，然后以锯条锯断锁舌——这家伙又从劳改农场逃出来了！

作案极为从容。未留指纹。地板也用布仔细揩过。破窗而入是肯定的。沿落水管上下并不困难。在庭院的泥地里找到了两个人的脚印。杜博量了量脚码，其中之一当是那位“撬柜专家”无疑了。

“从现场看，作案是在昨天晚上，你家昨天晚上无人？”李泰柏问。

“应该有的，我丈夫在家啊。”

“你丈夫在哪个单位工作？”

“他在集邮协会工作。我10号出差时他在家的。”

“你回时家中没人？”

“没人。报警后我就打电话，一直打不通，他不常去办公室。会不会临时出席什么会议？他的社会活动很多。我刚才开冰箱，发现我走前给他预备下的几样菜都在。”

史丽萍看了看表，6时25分。“他如果没出差的话，这时候也该回来了。”

史丽萍请李、杜二人于寝室小坐，并倒来两杯可口可乐：

“辛苦你们了！我真担心老白回来会急疯的……他把邮票看得比生命还重……”

杜博扫动的目光突然停留在床头上那张12寸结婚彩色照上。他使肘撞一下李泰柏，李泰柏的目光随即跟去，不由大惊失声：啊！

（6）祸不单行

李泰柏和杜博不忍当即向史丽萍点破，只是说请她到公安局去一趟，以便全面了解发案前的种种迹象。

走进市公安局大门时，李泰柏觉得不能再拖延了。

“史丽萍同志，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，希望你能够镇静……”

史丽萍一声尖叫，身子不觉晃悠悠地失去平

衡。杜博连忙将她扶到长椅上坐下。

好几分钟，她才缓过一口气来：“怎么会是这样的呢……这不可能，不可能……”她高一声低一声哀哭，一块绢帕很快就被眼泪打湿了。

但她毕竟很有礼貌，在起身时，并没有忘记把那块湿了的绢帕随手扔进墙边的纸篓。

地下室。浓烈的福尔马林味。室内光线晦暗，隐隐中可见死者的遗体。

李泰柏和杜博在进门不远处停住脚步。史丽萍在短暂的迟疑以后，猛地扑上前去，伏在覆盖的白布上，大放悲声：“玉山！玉山！……我不该去舟山的，我不去舟山就不会这样啊……”

李、杜好像不忍心去打扰这对亲人最后的离别，只是默默地站着静观。

几分钟后，史丽萍揭去盖在死者脸上的白布，突然间她发出一种近似恶心呕吐的呃呃声，身子佝偻下去，两手使劲捂住嘴。

杜博近前将她搀起。

“史同志，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，请坚强些！我们非常需要你提供情况，配合我们尽快破案。”

史丽萍在喝过一杯浓茶后，精神振作了些。她竭力控制抽泣，望着两位公安人员。

“你丈夫有心脏病或高血压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心脏正常。血压偏高，高压150，低压95，医生说，按他的年龄不算很高。”

“是的。根据检验，他是中毒身亡。”

“什么？中毒？他吃了毒药？”

“是青冰。剧毒。两种可能：自杀或他杀。”

“自杀？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会自杀！他有许多事要做，他绝不会自杀！一定是有人害他！莫非和邮票被盗有关？是偷邮票的人害了他？”

“不排除这种可能。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冷静，认真回顾事件发生前的种种细节，特别是与被盗的邮票有关的人和事……”李泰柏说。

“天哪！真的会是这些邮票断送了他的性命？”

“还不能肯定，只是有这种可能。”

“……我的脑子都要炸裂了。”

“我们现在就送你回去，先好好休息一下吧！我们会注意保护你的安全的。希望你能提供全面的情况。先把被盗的邮票详细地开列一张清单给我们。”

送她到门口的时候，杜博记起那串钥匙和袖珍集邮册。

“这是白先生的东西吧？”

“是的！”史丽萍接过钥匙和集邮册，掰开袖珍集邮册上的揷扣，翻开看了看。随手把钥匙和集邮册放入拎包。